

蔡東藩著

明史通俗演義
(二)

第二十六回 拒草詔忠臣遭慘戮 善諷諫長子得承家

却說燕王入京後，只魏國公徐輝祖，尚抵敵一陣，兵敗出走，此外文武百官，多迎謁馬前。燕王接見畢，馳視周齊二王，相見時互相慰問，涕淚滿頤，隨即並轡歸營，召集官吏會議。兵部尚書茹瑺，先至燕王前叩頭勸進。燕王道：「少主何在？」茹瑺道：「大內被火，想少主已經宴駕了。」燕王蹙額道：「我無端被難，不得已以兵自戕，誓除奸臣，期安宗社，意欲效法周公，垂名後世，不意少主不諒，輕自捐生，我已得罪天地祖宗，那敢再登大位，請另選才德兼備的親王，繼承皇考大業呢？」得罪是真，辭位是假。茹瑺復頓首道：「大王應天順人，何謂得罪？」言未已，一班文武官僚，都俯伏在前，黑壓壓跪滿一地，齊聲道：「天下係太祖的天下，殿下係太祖的嫡嗣，以德以功，應正大位。」何功何德？燕王猶再三固辭，羣臣固請不已。燕王道：「明日再議。」翌晨，羣臣又叩營勸進。燕王乃命駕入城，編修楊榮迎謁道：「殿下今日先謁陵呢？先即位呢？」也是無聊之言。燕王開言，即命移駕謁陵，一面令諸將守城，大索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孺等，分別首從，懸賞通緝。至謁陵禮畢，復同京安撫軍民，并諭王大臣道：「諸王羣臣，合詞勸進，我實不德，未能上承宗廟，怎奈固辭不獲，只得勉徇衆志。王大臣等各宜協力同心，匡予不逮！」王大臣等唯唯聽命。遂詣奉天殿，即皇帝位，受王大臣朝賀。可謂如願以償。

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游行都市，信口作歌道：「真逐燕，逐燕日高飛，高飛上帝幾。」都人不解所謂，已而道士杳然。至燕王即位，方驚稱道士爲神，這也不必細表。單說燕王即位，下令清宮三日，諸宮人女官太監，多半殺死。惟前曾得罪建文，方得寬宥。燕王召宮人內侍，詢以建文所在。宮人等無從證實，把馬皇后殘骸，稱爲帝屍，乃命就灰燼中撥出屍首，滿身焦爛，四肢殘缺，辨不出是男是女，只覺得慘不忍觀。燕王也不禁垂淚道：「痴兒痴兒，何爲至

不我尤。一孝孺弟孝友，亦被逮就戮，與孝孺同死聚寶門外。臨刑時，孝孺對他淚下，孝友口占一詩道：「阿兄何必
淚漣漣，取義成仁在此間。華表柱頭千載後，旅魂依舊到家山。」都人稱爲難兄難弟。可惜愚忠。孝孺妻鄭氏及二子
中憲中愈皆自經。二女年未及笄，被逮過淮，俱投河溺死。宗族親友及門下士連坐被誅，共八百七十三人。廖鏞、廖
銘等俱坐死。滅人下族，不愧燕賊大名。

齊泰黃子澄先後被執，由燕王親自鞠訊，兩人俱抗辯不屈，同時磔斃。還有兵部尚書鐵鉉，受逮至京，陛見時
毅然背立，抗言不屈。燕王強令一顧，終不可得，乃命人將他耳鼻割下，熟肉令熟，納入鉉口，并問肉味甘否？自古無此
刑法。鉉大聲道：「忠臣孝子的肉，有何不甘？」燕王益怒，喝令寸磔廷中。鉉至死猶罵不絕口。燕王復令人舁鑊至
殿，熬油數斗，投入鉉屍，頃刻成炭，導使朝上，屍終反身向外。嗣命人用鐵棒十餘，夾住殘骸，令他北面，且笑道：「你
今亦來朝我麼？」一語未完，鑊中熱油沸起，飛濺丈餘，燙傷左右手足。左右棄棒走開，屍身仍反立如前。不愧鐵鉉燕
王大驚，乃命安葬。戶部侍郎卓敬，右副都御史練子寧，禮部尚書陳瓚，刑部尚書暴昭，侯泰，大理寺少卿胡閏，蘇州
知府姚善，御史茅大芳等，皆列名罪案，陸續逮至，彼此不肯少屈，備受慘毒，不是擊齒，就是割舌，甚且截斷手足，到
了殺死以後，還要滅他三族。他如太常少卿廖昇，修撰王良，王叔英，都給事中龔泰，都指揮葉福，衛府紀善周是修，
江西副使程本立，大理寺丞鄒瑄，御史魏冕，皆在燕王攻城時，見危自殺。又有禮部尚書陳迪，戶部侍郎郭任，禮部
侍郎黃觀，左拾遺戴德馨，給事中魏繼之，韓永，御史高翔，謝昇，宗人府經歷宋徵，刑部主事徐子權，浙江按察使王
良，漳州教授陳思賢等，先後死難。既而給事中黃鉞，赴水死，御史曾鳳韶，自經死，王度，譎戍死，谷府長史劉璟，劉子
次子。下獄死，大理寺丞劉端，被捶死，中書舍人何申，嘔血死，小子也述不勝述，但就死事較烈的官僚，錄寫數十人。
最奇怪的是東湖樵夫，姓氏入傳，每日負柴入市，口不二價。聞建文自焚，竟伏地大慟，棄柴投湖，這統叫作壬午
殉難的忠臣義士。建文四年歲次壬午，故稱壬午殉難。惟左僉都御史景清，平時偶儻尚大節，至燕王卽位，聞他重名，令還

舊任，他仍受命不辭，委蛇朝右。有人從旁竊笑，說他言不顧行，偷生怕死，他也毫不爲意。遷延至兩月餘，欽天監忽奏稱異星告變，光芒甚赤，直犯帝座。燕王頗爲留意。八月望日，燕王臨朝，嘉見長清衣紳而入，未免動疑。朝畢，長清忽奮躍上前，勢將犯駕。燕王立命左右將他挈下，搜索身旁，得一利刃，便叱問意欲何爲。清慨然道：「欲爲故主報讎，可惜不能成事。」燕王大怒，把他剝皮，清含血直噴御衣，罵罵至死，骨肉被磔，懸皮長安門。一日，燕王出巡，駕過門右，所懸的皮自斷繩索，撲向燕王面前。燕王很是詫異，立命取皮付火。既而晝寢，夢清仗劍入宮，突然驚覺，憤憤道：「何物鬼魂，還敢作祟！」隨令夷滅九族，輾轉牽連，稱爲瓜蔓抄，株累甚衆，村落爲墟。淫刑以還，何苦乃爾！自是建文舊臣，除歸附燕王外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魏國公徐輝祖與燕王爲郎舅親，燕王不忍加誅，親自召問。輝祖垂淚，不發一言，似受教桃花夫人，不免太怯。遂命下法司審治，迫他引罪自供。輝祖不言如故，惟索筆爲書，寫着父爲開國功臣，子孫免死數字，雖辭偷生之請。燕王覽後，越加動怒，轉念他是元勳後裔，國舅至親，究應特別從寬，只削爵歸私第。追封徐增壽爲武陽侯，進爵定國公，子孫世襲爵。一來是憫他被殺二來是令繼中山。徐達封中山王，曾見前文。燕王又想到駙馬梅殷，尙駐兵淮上，未免可慮，遂迫令寧國公主，齎指流血，作書招殷。殷得書慟哭，并問建文帝下落。來使答言出亡殷喟然道：「君存與存，我且忍死少待。」乃偕來使還京。燕王聞殷至，下殿迎勞，道：「駙馬勞苦。」殷答道：「勞而無功，徒自汗顏。」燕王默然，心中很是不樂，只因一時不便加罪，且令歸私第，慢慢兒的設法，事見下文。直誅其醜。

且說燕王懷恨建文，始終未釋，乃下詔革去建文年號，凡建文中所改政令條格，一概廢去，仍復舊制。且追奪興宗孝康皇帝廟號，仍諡懿文太子，遷太后呂氏至懿文陵，廢興宗子允熲，允熲爲庶人，禁錮鳳陽。只興宗少子允熙，令隨母居陵，改封臨寧王，奉太子祀。四年後，郎中被火，允熙暴卒，或疑爲燕王所使，未知是否。建文帝長子文奎，曾立爲皇太子，至是年纔七齡，燕王偏覓不得，大約是隨后馬氏投入火中。少子文圭，只二歲，時尙未死，幽住中都。

廣安宮，號爲建庶人。自命爲周公者，乃作此舉動乎。改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，以明年爲永樂元年，大祀天地於南郊，頒卽位詔，大赦天下。命侍讀解縉、編修黃淮、入直文淵閣，侍讀胡廣、修撰楊榮、編修楊士奇、檢討金幼孜、同入直預機務，稱爲內閣。內閣之名自此始。參預機務亦自此始。『九天闊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』。依然是昇平盛世了。帶說刺。後來燕王棣廟號成祖，史家都稱他成祖皇帝，小子也不得不依樣稱呼，改名燕王爲成祖。言下有不滿意。且燕王卽位有日，至是始呼成祖，寓貶之意益見。成祖復入封功臣，公爵二人，侯爵十四人，伯爵亦十四人，敘次如下：

邱福、洪國公、朱能、成國公、張武、成陽侯、陳珪、泰寧侯、鄭亨、武安侯、孟善、保安侯、火真、同安侯、顧成、鎮遠侯

王忠、靖安侯、王聰、武成侯、徐忠、永康侯、張信、歷平侯、李遠、安平侯、鄭亮、成安侯、房寬、忠惠侯、王忠、永春侯、徐祥

惠安伯、徐理、武康伯、李溶、襄城伯、張輔、信安伯、唐雲、新昌伯、譚忠、新甯伯、孫麟、應成伯、房勝、富昌伯、趙勢、忻城伯

陳旭、雲陽伯、劉才、廣恩伯、王佐、順昌伯、茹瑞、忠誠伯、陳瑄、平江伯

前此戰死將士，盡行追封。周齊代岷四王，統復原爵，各令歸國。谷王橈以開門功，厚加賞賜，改封長沙。惟事王懼被誘入關，曾由成祖面許，事成後當平分天下。及成祖卽位，擱置不提，但把他留住京師。想是貴人善忘。寧王權也不敢爭約，只因大寧殘破，勢無可歸，乃上書乞徙封蘇州。成祖不許，權復乞徙封錢塘，又不許。兩地逼近南京，所以成祖不許。寧王屢不得請，竟屏去從兵，只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，臥病城樓，久不還京。成祖乃把南昌封他，就布政司署爲王邸，銀瓶規制，一無所更。權亦自是輟時，惟構精廬一區，讀書鼓琴，不問外事，纔得保全性命。總算明哲保身。成祖立妃徐氏爲皇后，后係徐達長女，幼貞靜，好讀書，册妃後，孝事高皇后。高皇后崩后，蔬食三年。至靖難兵起，世子高熾居守，一切部署，多由后悉心規畫。及立爲皇后，上言：『南北戰爭，兵民疲敝，此後宜大加休息，所有賢才，皆高皇帝所遺，可用卽用，不問新舊。』成祖深爲嘉納。當追封徐增壽時，后又力言椒房至戚，不應加封。成祖不從，竟封定國公，命子景昌襲爵。后聞命，以意所未願，竟不致謝。得如成祖有此賢后，也是難得。成祖也不加詰責。惟成祖

三子統係后出，后位既定，應立太子。高煦從戰有功，不免自負，意圖奪嫡。暗中運動洪國公邱福、駙馬王寧、唐成祖，請立高煦。成祖亦以高煦類己，有意立儲。獨兵部尚書金忠力持不可。金忠由道衍所薦，隨軍占卜，迭有奇驗。二十二回。至是已任職兵部，恰援古今廢嫡立庶諸禍端，侃侃直陳，毫不少諱。守經立說，不得日為江湖人物。成祖雖在

金忠因此左右為難，不能驟決。是時北平已改稱北京，成順天府，仍命世子高燾居守。高煦隨侍南京，設謀害金忠，知不利太子，嘗與解縉、黃淮等說及此事。共任調議。會成祖以建儲事宜問及解縉，解縉應聲道：「皇長子仁孝性成，天下歸心，請陛下勿疑。」成祖不答。解縉首道：「皇長子且不必論，陛下事不順及好聖孫歷？」原奉成祖已有長孫，名叫瞻基，係世子高燾妃張氏所生，分統前夕，成祖曾夢見太祖，授以大圭，篇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字。成祖以為瑞徵，既而彌月，成祖抱兒注視，謂此兒英氣滿面，足符夢兆，以此甚為鍾愛。及成祖得國，瞻基年已十齡，嗜書好誦，智識傑出。成祖又養不絕口，解縉察知已久，遂提及長孫瞻基，默望感動主心。可謂善謀。成祖是時所動，惟尚不能決定。隔了數日，成祖出一虎彪圖，命廷臣應制陳詩。彪為虎子，圖中一虎數彪，狀甚親暱，解縉見圖，筆立就，呈上成祖。成祖覽着，乃一首五絕，其詩道：

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？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

瞻基不禁暗暗感嘆，究竟世子得立與否，且看下回續表。

方孝孺一迂儒耳，觀其為建文立謀，無一可用，亦無一成功。至拒起草詔，猶不失為忠臣，然一死已足謝故主，必應謝新王之怒，以致夷及十族。試問此十族之中，有何讎怨，而必令其同歸於盡乎？燕王任情屠戮，攻諸歷史，即暴如桀紂，亦不難若是之甚。一代忠臣義士，凌夷殆盡，而瞻基如徐輝祖、梅殷，亦不肯輕輕放過。甚至兄嫂之尊，亦視若仇讎，既死保生，不顧後患。為其厚藉臣，則不問是非，悉加封賞，輒首天關，胡為使此險賊險恨之類？王得享其成耶？本回詳敘死難諸臣，旌之也。歷敘其忠臣愧之也。後文立備一段，幾又骨肉相爭之禍，微金忠解縉之力，則喋血塞墳，燕王將及身見之矣。不令燕王得見，其恨天闔之未及也。昭昭者天，夢夢者亦天，讀此回令人感慨無窮。

第二十七回 梅駙馬含冤水府 鄭中官出使外洋

却說成祖得解縉詩，知他借端諷諫，心中很是感嘆。尋復問及黃淮、尹昌隆等，大家主張立嫡，乃決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，高煦封漢王，高燧封趙王。應性雲南，燧應居北京，燧本與太子留守北平，奉命後沒甚異議，獨高煦快快不樂，嘗對人道：「我有何罪？乃徙我至萬里以外，一於是逗留不行，成祖恰也沒法，暫且聽他自由，後文再表。」

單說成祖殺戮舊臣，不遺餘力，只爲庸留鎮淮安，反封他爲歷城侯。想由前時應燧燕王因此重報。李景隆迎降有功，加封太子太師，所有軍國重事，概令主議。導臣不忠，其妙于此。又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爲副都御史，署都察院事。

瑛，潞州人，建文初授職北平，密受燕府賄賂，私與通謀，爲僉事湯宗所劾，逮謫廣西，至是得成祖寵召，好爲殘刻，遇獄事，往往鍛鍊周納，牽連無辜。獄囚疊疊，徹夜號冤，兩列御史掩泣，瑛獨談笑自若，且語同列道：「此等人若不處治，皇上何必靖難？」因此忠臣義士爲之一空。未幾，又誣劾盛庸，心懷異謀，得旨將盛庸削爵，庸畏懼自殺。不死於前，而死於后，死且賄蓋欺。炳文有子名濬，曾尚懿文太子長女，建文帝授爲駙馬都尉，成祖入京，濬稱疾不出，坐罪論死。炳

文自真定敗歸，鬱鬱家居，瑛又與他有隙，捕風捉影，只說炳文衣服器皿，有龍鳳飾，玉帶用紅韉，僭妄不道。這一語奏將上去，正中成祖皇帝的猜忌，立飭錦衣衛至炳文家，籍沒家產。炳文年將七十，自思汗馬功勞，徒成流水，況復精力衰邁，何堪再去對簿，索性服了毒藥，往地下尋太祖高皇帝，替他執贖去了。這却應該。

師也由瑛等聯結周王，勸他謀逆，遂致奪職，禁錮私第，所有產業，悉數歸官。這却應該。遂又上了一道表章，略稱殷畜養亡命，自比陳軫，勢微愈盛，迎合愈工，忽想到駙馬梅殷，與成祖不協，應請同。

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等情。成祖卽諭戶部尚書，考定公侯伯駙馬儀仗人數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充戍遼東。

至永樂三年冬季，召殷入朝，都督譚深指揮趙曦奉成祖命，迎候殷，並轡至盤橋下，竟將殷擄入水中，殷竟溺死。
譚趙二人非密授成祖密旨，安敢出此。譚趙二人返報成祖，只說殷自殺水，成祖不問。其情愈見。偏都督同知許成，備知二人

謀殺底細，元元本本，據實陳奏。成祖不便明言，只得將譚趙二人逮繫，命法司訊實懲辦。那時寧國公主，聞着兇耗，

竟趨入殿中，牽衣大哭，硬要成祖賠他駙馬。這一著頗是利害。成祖好言勸慰公主，只是不受，一味兒亂哭亂撞。還是

徐皇后出來調停，好容易勸他入宮，一面啓奏成祖，立誅譚趙，并封他二子爲官，算做償命的辦法。成祖不好不從，

卽封他長子順昌爲中府都督同知，次子景福爲旗手衛指揮使，並命把譚深趙曦限日正法。兩人真十足晦氣。一面

遣中官送歸公主，爲殷治喪，賜諡榮定，特封許成爲永新伯。他恰是交運。梅殷麾下，有降人名瓦剌灰，事殷有年，很

是忠誠，殷死後終日慟哭。至譚趙伏法時，他却伏闕呼籲，請斷二人手足，并剖腸挖心，祭奠陰靈。成祖本已心虛，又

不好不從他所請。瓦剌灰叩頭謝恩，趨出朝門，立奔法場，把譚趙二人的屍首，截斷四肢，又破胸膛，挖出鮮血淋漓

的一副心腸，跑至梅殷墓前，陳着祭案，叩頭無數，且大哭了一場，隨解下衣帶，套頸自縊，一道忠魂，直往西方。不沒

義。寧國公主，至宣德九年始歿，這且擱下不提。

且說皇太子高熾奉命南來，將職務交與高燧，自偕僧道衍等趨入京師。成祖見了高熾，不過淡淡的問了數

聲，及道衍進謁，恰賜他旁坐，推爲第一功臣，立授資善大夫，及太子少師，并命復原姓，呼爲少師而不名。好一個大和

尚。道衍舞蹈而出，揚揚自得。至長洲探問親舊，大家以道衍賢顯，多半歡迎，獨同產姊拒不見面。道衍不禁驚異，硬

求一見。姊使人出語道：「我的兄弟曾做和尚，不聞有什麼太子少師。」是一個奇婦人。道衍沒法，改易僧服，仍往見

姊。姊仍拒絕，經家人力勸，方出庭語。道衍道：「你既做了和尚，應該清淨絕俗，爲甚麼開了殺戒，闖出滔天大禍，害

了無數好人，目今居然還俗，來訪親戚，人家諷你貴顯，我是窮人，不配做你的阿姊。你去罷！休來歪纏！」快人快語，我

讀至此，應浮一大白。道衍不敢與辯，反被他說得汗流滿面，踉蹌趨出，惘惘然去訪故友王賓賓，亦閉門不納，但從門

內高聲道：「和尚錯了！和尚錯了！」八字足抵一篇絕交書。道衍乃歸京，以僧寺爲居宅，除入朝外，仍着緇衣。成祖勸他蓄髮，不受命。賜第及兩宮入，亦皆却還。至永樂十七年乃死，追封榮國公。

先是太祖在日，嚴禁宦官預政，在宮門外豎着鐵牌，爲子孫戒。建文嗣位，待遇內侍，亦從嚴覈。至靖難兵起，宦宮多私往燕營，報知朝廷虛實，應二十。所以成祖得決計南下，攻入京師，即位後封賞既頻，宦官等尙嫌不足，弄得成祖無可設法。所謂小人難養。會鎮遠侯顧成、都督韓觀、劉真、何福等，出鎮貴州、廣西、遼東、寧夏諸邊，乃命有功的宦官與他偕行，賜公侯服，位諸將上。既而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等處，亦各遣宦官出使，偵察外情。宦官專橫，實自此始。尋復派宦官鄭和、游歷外洋，名爲宣示威德，實是蹤跡建文，原來建文帝出亡雲南，駐錫永嘉寺，埋名潛晦，人無從知。成祖疑他出亡海外，因命鄭和出使，副以王景和等，特造大船六十二艘，載兵士三萬七千餘人，多費金幣，從蘇州劉家港出發，沿海而南，經過浙閩兩粵，直達占城。占城在交趾南，距南洋不遠，當時地理未明，還道是由東至西，可以算作西洋，并呼鄭和爲三保太監，所以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。註釋明略。

鄭和等既到占城，並不見有建文帝形迹，暗想建文無着，未免虛此一行，不如招致蠻方，令他入貢，方不負一番跋涉。當下與王景和等商議，決意遍歷諸邦，自占城南下，直至三佛齊島國。這島係廣東南海人王道明所闢，道明出洋謀生，得了此島，開創經營，遂成部落，自爲酋長。後爲鄰島爪哇所滅，改名舊港。海盜陳祖義又將爪哇兵民逐去，據有此地，南面稱王。鄭和到了舊港，別遣王景和等率舟二十餘艘，往諭爪哇婆羅洲，自領隨從白人往見祖義，并傳大明天子命令，賜給金帛。祖義聞得厚賞，自然出迎，設酒款待，一住數日。鄭和便勸他每歲朝貢。看官！你想這陳祖義是積年大盜，只知利己，不知利人，起初聞有金帛頒來，喜出望外，因此出迎鄭和，嗣聞要他年年進貢，那裏肯割捨方物？便即出言拒絕。鄭和拂袖而出，回至船上，點齊兵士，往攻祖義。祖義也出來抵敵，究竟島合之衆，不敵上國之兵，戰不多時，敗北而逃。鄭和據住海口，與他相持。祖義窮蹙得很，遣人至鄰島乞援。不意爪哇婆羅洲各

島已受王景和詔諭，歸服明朝。去使懷喪歸來，祖義越加惶急，入夜潛逃，偏被鄭和探悉情形，四面布着伏兵，一箇祖義出來，把他團團圍住。祖義只乘一小舟，帶了三十餘人，那裏還能抵敵？賊見得束手就縛，俘獻和。前問你再過拿與否？和便領兵上岸，直入島中，召集居民，宣示祖義罪狀，命他另舉一人，作爲島主，按時入貢，永爲大明屬地。島民頓首聽命，和遂押解祖義，退出島外，再向尼科巴拉望麻尼拉等處，宣揚詔命，示以罪犯，遠近震懼，紛紛歸附，多願隨和入貢。

和乃回京報命，一次出洋，算是得手。

成祖大善，又命他載着金帛，徧賜歸化諸邦。一帆出海，重至外洋，自三佛齊

國以下，統優禮相待，奉若神明。鄭和給賞已畢，復發生奇想，縱舟西航。頗有冒險性質，烟波浩渺，海水蒼茫，憑着一路雄風，直達西方的錫蘭國。錫蘭也是一島，孤懸海表，島中氣候極熱，不分冬夏，草木蕃盛，禽獸孳生。居民多係巫來由種，會長叫作亞列苦奈兒，鄭和到此，亞列苦奈兒恰也出迎，更是一個陳祖義。引和徧觀猛獸，曲示殷勤。原來亞列苦奈兒，喜蓄虎豹獅象，遇着閒暇，輒弄獅爲樂，居民得罪，便投畀虎豹，任他爭食。鄭和不知底細，經亞列苦奈兒與他說明，纔覺驚異起來。越日，亞列苦奈兒復請和親獅鬪，和恐他懷着異心，託疾不往，遣人探視，果得亞列苦奈兒狡情，意欲嚇獅噬和，和遂潛身遁去。看官閱此，或疑和在異域，語言不通，如何能察悉惡謀？這是情理上應該表明。原來隋唐以後，已有我國商船往來南洋，能通蠻語，此次鄭和出使，即僱商人爲嚮導，彼此語言，由他繙譯，所以外域情形，不難傾悉。亞列苦奈兒自知謀泄，即發兵民數千，追捕鄭和。和已早至舟中，連兵登陸，準備廝殺。亞列苦奈兒不識好歹，與他搏鬪，有敗無勝。後來又放出虎豹獅象，作爲前驅，來衝和軍。和軍備有巨礮，礮將過去，這種虎豹獅象，忍不住苦痛，望後奔逸，反衝撥亞列苦奈兒的兵民。亞列苦奈兒大敗逃歸，和軍乘勝進擊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一日，擄破巢穴，生擒亞列苦奈兒。幾似三國演義中之水鹿大王，但彼係虛造，此實真事。并將他所有妻子，一古腦兒捉來，二次又得手了。檻送到京，成祖越加喜慰，至鄭和謁見時，慰勞備至，厚給賞賜。

鄭和休息數月，又自請出洋，成祖自然准奏，駕輕就熟，往至南洋一大島中。這島叫作蘇門答剌，也有國王世子，世子名叫蘇幹利，得罪國王，將他下獄。世子的爪牙心腹，沒命的跑至海口，適值鄭和到來，與他相遇，他便一一詳告，和遂乘機出兵，助他一臂。那時內應外合，島中大亂，國王不能支持，立即遠颺。蘇幹利出獄爲王，和令他稱臣入貢。蘇幹利恰又不允，和怒道：「忘恩負義，如何立國？」遂麾兵進薄王宮，宮牆高峻得很，彷彿似一座大城。蘇幹利募兵固守，急切不能攻下。和四面布兵，把王宮圍得水洩不通，宮中無糧可食，無水可汲，只有數十頭牲畜宰殺當糧，也不足一飽。蘇幹利無法可施，不得已奪門逃走，和軍掩殺過去，頓將他一鼓擒住。當下撫定島民，別立新主，與他訂了朝貢的約章，然後歛兵退出，轉至鄰近各島，無不望風投誠，願遵約束。和復西南航行，繞出好望角東北，直至呂宋。呂宋國王，亦奉幣稱臣，然後還京。鄭和三次出洋，屢獲奇功，績不亞西洋哥倫布。

後來復屢往南洋，直至七次，有一次驟遇颶風，天地爲昏，波濤洶湧，和所率六十餘船，多半漂去，等到日暮風息，只剩了十多艘，所失不可勝計。惟成祖好大喜功，因鄭和出洋以後，雖不獲踪跡，建文却能使南洋各國盡行歸化，也要算他是一位佐命功臣。一切耗失悉數不問，南洋商民欣羨中國貨物，多來互市，中國東南海中，嘗有番舶出沒，自是航路日開，交通日盛，漸漸的成爲華洋通商時代了。

這時候的安南國，適有內亂，又惹起一場南征的兵事來。說來話長，小子且略敘本末。方好說到戰事。安南古名交趾，元時曾服屬中國。洪武初，國王陳日達遣使朝貢，得太祖冊封，仍使爲安南國王。日達卒，兄子日煥嗣位。煥兄叔明弒煥自立，復遣使人貢。明廷臣以王名不符，請旨斥責。叔明乃上書謝罪，願讓位於弟日煥。日煥忽死，弟日煥嗣。煥相繼爲王，暗中大權實仍由叔明把持。叔明與占城構兵數年，戰爭不息，其女夫黎季犛頗有智勇，擊退占城兵，與叔明並執國政。叔明病死，季犛獨相，竟弒了國王日煥，別立叔明子日煥。未幾，又將日煥弒死，并將他二子顯、安陸殺斃，遂大戮陳氏宗族，立子蒼爲皇帝，自爲太上皇，詐稱係舜裔。胡公滿後人，國號大虞，紀元天聖。

想祇知一胡公孫，故不憚改號爲胡。適值成祖即位，竟上表稱賀，季維改名胡一元，舊改名爲查，且說言陳氏絕後，查是陳祖乃循例加封。不意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，接連是故王日熿弟天平來奔，請兵復讐。成祖立遣使赴安南，責問胡查篡弑罪狀。胡查與乃父商議，想出一條調虎離山的計策，願請陳天平歸國。成祖信爲真言，命都督俞瑄、中呂毅、大理卿薛昂率兵五千護天平南歸。既到芹站，山路奇險，林菁叢深，軍行不得成列，突遇伏兵四起，鼓噪而前。天平不及防備，被他殺死。薛昂亦遇害。黃中呂毅奪路竄還，纔得保全首領。當下拜表至京，惱動了成祖皇帝，遂發大兵八十萬，命成國公朱能等，馮牙南征，正是

不殊漢武開邊日，猶是元廷黷武時。

欲知南征情狀，且至下回再詳。

本回前段是承接上文，大意已見前評，惟梅殷溺死，顯係譚深超曠，默承上意而爲之。成祖之刻於此益見。誅譚趙官梅殷二子，祇足以欺婦人，不足以欺後世。且薄待懿親，重用閹寺，釀成一代厲階，更爲失德之尤。嗚呼！成祖倒行逆施，不及身而致亂，其殆微有天幸乎？後半敘鄭和出使事，雖宣威異域，普及南洋，爲中國歷史所未有，然以天朝大使，屬諸國人褒讚國體，毋亦太甚。且廣費金帛，作爲招徠之具，以視西洋各國之殖民政策，何其大相逕庭耶！人稱鄭和爲有功，吾獨未信。

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殺敵擒渠 出北塞銘功勒石

却說成國公朱能，受命爲征夷大將軍，統師南行。西平侯沐晟，新城侯張輔爲副，以下共有二十五將軍，及兵士八十萬，分道並進。一軍出廣西，一軍出雲南。朱能到了龍州，得病身亡，有旨以張輔升任。輔自廣西出兵，進破降

留雞陵二關，南抵芹站，搜捕伏兵，造橋濟師。沐晟亦由蒙自進軍，拔木通道，斬關奪隘，立營白鶴江，遣使至張輔軍，約期相會。胡奎聞明軍入境，派兵四駐，依宜江、洮江、沱江、富良江、四川、樹欄築寨，縣長九百里。且沿江置樁，盡取國中舟艦，排列樁內，所有江口，概置橫木，嚴防攻擊。張輔入次富良江，命驍將朱榮往嘉林江口，擊破敵兵，再進至多邦隘。沐晟亦沿洮江北岸，與多邦隘對壘，兩軍南北列峙，互爲聲援。

多邦隘已設土城，很是高峻，城下設有重濠，濠內密置竹刺，濠外多掘坎地，守具嚴備，人馬如蟻。張輔下令軍中道：「一安南所恃，莫若此城。此城一拔，便如破竹。大丈夫報國立功，就在今日，若能先登此城，不憚重賞。」從張輔口中述多邦隘之險要。將士踴躍聽命。輔復以夜爲期，是夜四鼓，遣都督俞事黃中，率銳騎數千，舁着攻具，啣枚疾走，越

重濠，架雲梯，緣城而上，指揮蔡福等先登，諸軍後繼，霎時間萬炬齊明，銅角號響，敵兵倉皇失措，矢石不得發，皆退走城下。蔡福入城，破扉放入大軍，與敵兵巷戰起來，敵驅大象出陣，盡力衝突，幾不可當，誰知張輔軍中，忽擁出無數猛獅，兩旁護着神銃，隨獅進去，接連擊射。大象見了猛獅，立即返奔，自相蹴踏，又被一陣銃擊，害得人象並仆，血肉模糊。敵酋梁氏、猓祭伯樂等，同時被殺，餘衆半死半逃，由輔軍窮追數十里，斬馘了好幾萬名。

看官聽着，這象陣是南方慣習，到也沒甚希奇，惟張輔陣中，如何得了許多猛獅？幾令人莫明其妙。實在大象是真的，猛獅是假的。張輔身在軍中，早探悉城柵中間，列有象陣，暗地裏裂布繪獅，蒙在馬上，一俟象陣衝來，便將假獅突出，究竟象是畜類，不知真假，嚇見獅至，盡皆却走。就是蒙馬虎皮的法兒。輔軍因獲大勝，長驅薄東，西兩都、東都、即古龍、編城、西都、即古九真城。張輔沐晟至東都，一鼓卽下，遣參將李彬向西都。西都守將，亦聞風遁去。三江州縣次第歸降。輔晨兩軍，復節節進勦，連敗敵兵。到了膠水縣、閩海口，地勢源暑，不便駐兵，敵衆却負燭自固，輔與晟商定秘計，伴爲退師，至鹹子關，令都督柳升駐守，大軍竟退至富良江，果然敵艦紛來，佐以步卒，水陸兵不下數萬，輔麾兵廻擊，大敗敵衆，斬首無算，江水爲赤。又南追入閩海口，季犛父子，僅率數小舟，向海門逕遁去。適遇水涸，棄舟

登岸，輔等率舟師追至，被膠不得前，忽天大雷雨，水漲數尺，各舟畢渡，咸稱天助，乃飛檣擄升夾攻，水陸並進，直擊奇羅海口，由柳升部下王柴胡擒住李聲及其子澄。次日土人武如鼎亦縛獻黎蒼及蒼子萬，并蒼臣黎季犛等，於是安南悉平。

輔奏稱安南本中國地，陳氏子孫已被黎氏戮盡，無一子遺，不若改爲郡縣，如中國制，或得一勞永逸云云。威祖准奏，乃置交趾布政使司，都指揮使司，按察司，分十七府，設四十七州，一百五十七縣，衛十二所，一市，都司一，改甌陵關爲鎮彝關，以尙書黃福兼布按二司，都督呂毅爲都司，黃中爲副，布置已定，先由都督柳升，權送黎季犛父子至關前，成祖御奉大門受俘，置季犛及子蒼於獄，赦澄及芮，既而出季犛戍廣西，釋蒼居京師，封張輔爲英國公，沐晟爲黔國公，所有將士封賞有差。凱奏時，飲至受賞，成祖且親製平安南歌作爲餽錫，這是永樂六年春間事。不這年月。

孰料由春至秋，僅歷半年，安南復亂，免不得又要勞師。先是明軍至安南，陳氏故官簡定出降，隨征黎氏，頗得戰功。嗣因安南平定，不復立陳氏後，心中不服，乘間脫逃至化州，聯合羣盜鄧悉等，自稱日南王，國號大越。乘大軍北還，出攻鹹子關，扼三江府往來要道。簡定對於陳氏不可謂不忠，但反抗明朝，未免不度德不量力。諸州縣相率響應，黎氏餘黨亦多往附。內有陳季擴、鄧景異等，尤稱猖獗。交趾布政司黃福飛奏至，亟請增兵。成祖立命黔國公沐晟發兵數萬，由雲南出征，且令兵部尙書劉儺往贊軍事。沐晟率軍南下，至生厥江，與簡定相遇，彼此交鋒，簡定猝敗却走。劉儺等驅軍追趕，不防陳季擴、鄧景異等兩路殺出，衝動陣勢，竟致大亂。劉儺馬蹶被執，都督呂毅及布政使參政劉昱等皆戰死。這是猖獗而驕之故。沐晟倉猝收軍，計已傷亡萬人，沒奈何奏報敗狀。成祖也出了驚，只好再請出英國公張輔，令他前往。又命清遠侯王友爲副帥，率師二十萬啓行。這邊尚在中途，那邊情形又變，簡定爲陳季擴所逼，將王位讓與季擴，自稱上皇。季擴係蠻人，詭託陳氏後裔，號召全國蠻人有何知識，信以爲真，大衆聽

附勢愈猖獗。鄧景異恰進攻盤灘，守將徐政陣亡。沐晟沿邊固守，專待輔軍到來。至永樂七年秋季，輔軍方至，進薄鹹子關。安南兵聯舟蔽江，不下千艘，輔飭各軍乘風縱火，猛燒敵艦。敵衆驚潰，溺死無算。生擒敵目二百餘人，獲船四百餘艘。鄧景異等登岸狂奔，輔麾軍追殺，景異返身接仗，各用短兵相擊，又敵不過輔軍，敗投季擴。季擴自稱陳氏後人，上書乞封輔，拒絕不受。進軍清化，季擴遠遁。簡定逼了一步，不及遠行，但匿迹美良山中。輔軍入山搜尋，見簡定縮做一團，當即牽出，送入大營。輔遂將簡定檻送京師，至卽伏法。再進軍追陳季擴等，至凍潮州，生擒季擴。黨羽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，悉數坑死，築尸爲京觀。

會有朝使馳至，召輔還京，留沐晟鎮守。輔引軍自歸，晟復追陳季擴至靈長海口，擊敗敵衆。季擴窮蹙，奉表乞降。成祖以師勞日久，姑從所請，諭令季擴爲交趾右布政使。季擴陽爲受命，陰仍四掠，乃復令張輔往討。輔至安南，嚴中軍令，都督僉事黃中遠命不順，立斬以徇。衆皆股慄，相率用命。於是與沐晟合軍，決計平寇。越月常江渡神投海，過西心江，至愛子江，所有沿途敵衆，盡行掃盪。敵將阮師檜以象陣來攻，輔親爲前驅，連發二矢，一矢將象奴射落，再矢將象鼻射破，象驚躍四散，敵衆大愕。前用象陣爲輔所敗，至此復用象陣，真是呆鳥。經輔軍乘勢掩擊，頓將敵兵衝成數截，亂斃亂刺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阮師檜竄入深山，由輔率將校徒步入捕，竟得尋獲。鄧景異也在山中，一併拏住，立刻磔死。陳季擴出走，老撾都指揮陳祐躡跡窮追，攻破老撾三關，蠻人潰散。只剩陳季擴及妻妾數人，生繫以歸。輔命囚解至京，雙雙斬首。與妻妾同時伏法，可謂不顧同日生，只顧同日死。自輔三下安南，三擒僞王，威震蠻服，無不畏懷。成祖暫命留守交趾，南陲得以無事。

小子且把南方攔下，再敘及北方時事。從前元嗣主脫古思帖木兒，爲明將藍玉所破，敗走喀喇和林。應十九年，周至土拉河畔，爲長子也速迭兒所弑，部衆不服，相率離散。是時蒙古疎族帖木兒，方平定中央亞細亞，統轄西域諸汗國，略印度，破埃及，聲勢大震。元初分封諸王，西北一帶，有察合臺窩闊台伊兒，欽察四汗國。窩闊台國先亡，餘汗亦次第衰微。帖木兒起

自聯合塞國併有各地，華國作者元史演義便見詳情。聞元嗣爲明軍所逼，竄走一隅，不禁憤怒起來，遂招集殘元部衆，大舉東征，竟欲恢復中原，統一世界。好大志嚮。軍報直達南京，成祖忙飭西事衛守將宋晟，統率陝甘各軍，加意守禦。幸帖木兒在道病歿，西徵少安。帖木兒子孫爭位，無暇及明，蒙族終致不擾。也速迭兒篡位後，國中戕殺相奪，數傳至坤帖木兒，又爲臣下鬼力赤一作雅勒齊所弑，自去蒙古國號，別稱韃靼可汗。元室改號，以此爲始。部民以鬼力赤並非完裔，多不從命。元太祖弟朔只後裔阿魯台乘間殺鬼力赤，迎立坤帖木兒弟本亞失里爲汗，自爲太師，號召四方，漸臻強盛。韃靼西邊有瓦剌部，爲元臣猛可帖木兒後裔，與韃靼不睦，會長叫作瑪哈木，成祖起兵北平，曾防瑪哈木內襲，與他通和。及入京爲帝，封瑪哈木爲順寧王。瑪哈木特有內援，遂常與韃靼爲難。借他人以敵同族，瑪哈木也是先見。阿魯台往擊瓦剌，反爲所敗。成祖聞他互相讎殺，亦欲乘此機會，收服韃靼。永樂六年，特遣降臣劉鐵木兒不花，持着電書，并織錦文綺等物，往撫韃靼汗本雅失里。本雅失里不受命，越年又遣給事中郭驥往諭，竟爲所殺。成祖不便罷手，遂授淇國公邱福爲征虜大將軍，偕王聰、火真、王忠、李遠等，統兵十萬，北征韃靼。一面先諭瓦剌部，出兵夾攻。瓦剌部酋瑪哈木，不待邱福兵至，已襲破韃靼都城。本雅失里與阿魯台，徙居廬胸河旁。

邱福一至，探悉韃靼已敗，總道是勢窮力蹙，立可掃滅，遂率輕騎千人先行，途次遇韃靼游兵，迎頭擊殺，追殺過河，擒住敵目一人，問明本雅失里下落。敵目答已倉皇北走，去此不過三十里。福大喜道：「擒賊先擒王，」遂定可得手了。」參將李遠諫道：「敵衆恐有詐謀，須偵查確實，方可進兵。且後軍尚未到齊，姑俟大兵會集，再進未遲。」福怒道：「你敢撓我軍心麼？敵酋在前，不擒何待？」一開陣，便即動起，活靈邱福面非。李遠又道：「將軍辭行時，皇上亦再三告誡，兵宜慎重，毋爲敵紿，難道將軍忘了不成？」指李遠口中，補出成祖囑語。邱福愈怒道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你妄託天子威靈，敢來唆舌，軍法具在，莫怪無情。」李遠不敢再言，遂復力陳不可，福仍不從，遂率直入塞。兵遇着，未戰即走，誘至深林叢菁中，吹起胡哨，伏兵四起，把邱福等圍住，心縱機數匝。邱福火真王忠等，無不